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一至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史部五

戰國策　　雜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戰國策三十三卷舊本題漢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校本也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曰戰國策篇卷亡闕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曾鞏

校定序曰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此爲毛晉汲古閣影宋鈔本雖三十三卷皆題曰高誘注而有誘注者僅二卷至四卷六卷至十卷與崇文總目八篇數合又最末三十二三十三兩卷合前八卷與曾鞏序十篇數合而其餘二十三卷則但有考異而無注其有注者多冠以續字其偶遺續字者如趙

策一郄疵注雒陽注皆引唐林寶元和姓纂
趙策二甌越注引魏孔衍春秋後語魏策三
芒卯注引淮南子注衍與寶在誘後而淮南
子注即誘所自作其非誘注可無庸置辨葢
鞏校書之時官本所少之十二篇誘書適有
其十惟闕第五第三十一誘書所闕則官書
悉有之亦惟闕第五第三十一意必以誘書
足官書而又于他家書内摭二卷以補之此

官書誘書合為一本之由然鞏不言校誘注
則所取惟正文也迨姚宏重校之時乃併所
存誘注入之故其自序稱不題校人并題續
注者皆余所益知為先載誘注故以續為別
且原本凡有誘注復加校正者並於夾行之
中又為夾行與無注之卷不同知校正之時
注已與正文並列矣又原本卷端曾鞏李格
非王覺孫朴序跋皆前列標題各題其字而

宏序獨空一行列于末前無標題序中所言體例又一一與書合為宏校本無疑其卷卷題高誘名者殆傳寫所增以贋古書耳書中校正稱曾者鞏本也稱錢者錢藻本也稱劉者劉敞本也稱集者集賢院本也無姓名者即宏序所謂不題校人為所加入者也其點勘頗為精密元吳師道作戰國策鮑注補正時稱宏本極善而惜其未見則在元時已罕

傳矣近時揚州所刊即從此本録出而仍題誘名殊為失考今于原有注之卷題高誘注姚宏校正續注原注已佚之卷則惟題姚宏校正續注而不列誘名仍具為辨正如右焉乾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戰國策原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

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

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

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横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弃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高以小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

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爲是説者非難而載是説者爲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爲是説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

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
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
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
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
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于世而
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
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圈其上云李格非序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

錢塘顔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益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輙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幷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横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

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
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
王覺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
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
攷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
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伯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
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黄本入秘閣集賢本冣脫漏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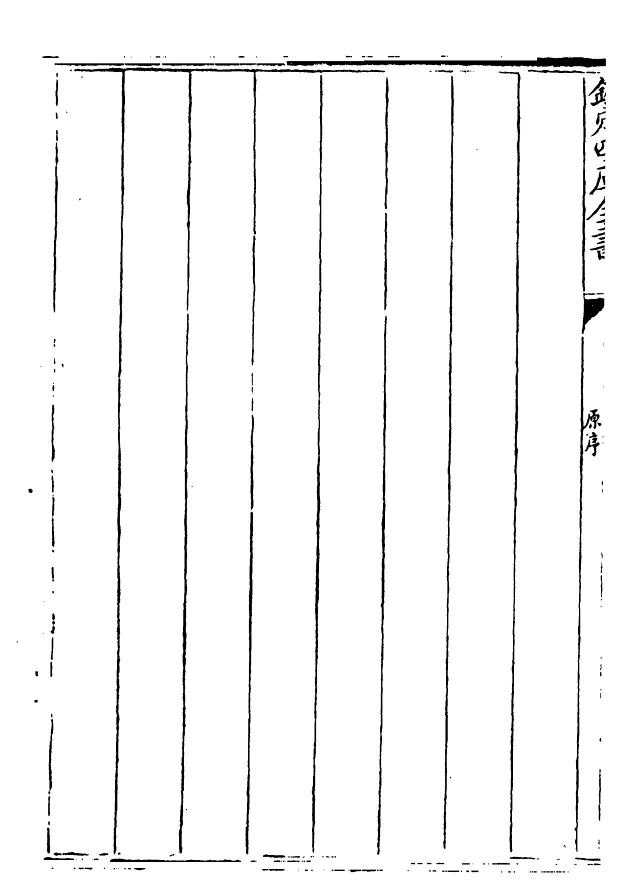
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朴校定

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

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云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慤殊為疎略後再扣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標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埊𢘑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内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来至于𢘑字亦豈出于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

古文豈别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
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
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
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
者或見於他書可以是正悉注于旁辨欒水之為潰水
粲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
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
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蘓秦謂

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宫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閲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戰國策卷一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東周

秦興師臨周續周顯王後語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續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一云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

顏率至齊謂齊王續齊宣王後語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劉曾集一作畫錢作盡計與秦

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

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續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甀一作㼽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曾集作鬼逝灕然止止一作可至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一本得上有凡字凡一鼎而一本无凡一二字鼎而作而鼎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顔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趙累曰子以為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羣臣父兄之義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

翠曰公爵為執圭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集曾作耳）

（劉錢作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拔宜陽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弊也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煑棗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集本改作謫一作謂）韓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案兵而勿出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

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

令誰往曾作誰往周集劉錢无周字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續史記兩惡作畏於秦史黶一作史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敢絶塞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集一去弗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粻秦韓楚王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

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子以齊事秦必無處矣子因令周最居魏以共之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相工師藉恐客之傷已也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毀人

周文君免士集曾去士字一工師藉相吕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國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彊增積成山周君遂不免

温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一本周不内問曰客耶對曰續韓非子文與一本同主人也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子曾本作予集本改作予劉作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

魏上黨長子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錢劉作全秦與強齊戰戰勝秦且收齊而封之使無多割而聽天下之戰不勝國大傷不得不聽秦秦盡韓魏之上黨太原西曾錢集作西錢一作而止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復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劉本作右行楚謂大梁造續商子作大良造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知之士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知之士

為君爭於秦謂薛公曰劉本題起謂字周最於齊王也而逐之聽祝弗續史記作親弗注云人姓名索隱引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為得也相呂禮者欲取秦秦齊合弗與禮重矣有周齊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以秦魏收周最以為後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率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齊王誰與為其國齊聽祝弗劉本題起齊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夫齊合則趙恐伐故急兵以示秦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

理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魏趙故曾无故字必怒怒一作恐合於齊是君以合一作全以齊與強楚吏産子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謂周最曰仇赫續史記机郝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敗三國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則賣趙宋於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相賣乎何不合

周最兼相視之不可離則秦趙必相貴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

合也必陰勁曾集改勁作助之趙不敢戰恐秦不已收也先合

於齊秦趙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王不去周最合與收

齊而以兵之急則伐齊無因事也謂周最曰魏王以國

與先生貴合於秦以伐齊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

先君之丘墓而公獨修虛信為曾為下有物字劉无茂行明君臣

據故主不與伐齊者産以忿强秦不可公不如謂魏王

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無變王遂伐之且臣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

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矣

周共太子死續史記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徐廣云惠公之長子今乃編在東周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一本無楚字何不封公子咎咎一作右而為之請太子左成左一作右謂司馬翦曰

周君不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絶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資一作奉之以地公若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嗇夫空曰王類欲令若為之此健士也居中不便便劉作使曾云恐作便於相國相國令之為太子

三國隘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曾集劉錢作亡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謂王聽東方之處秦必重公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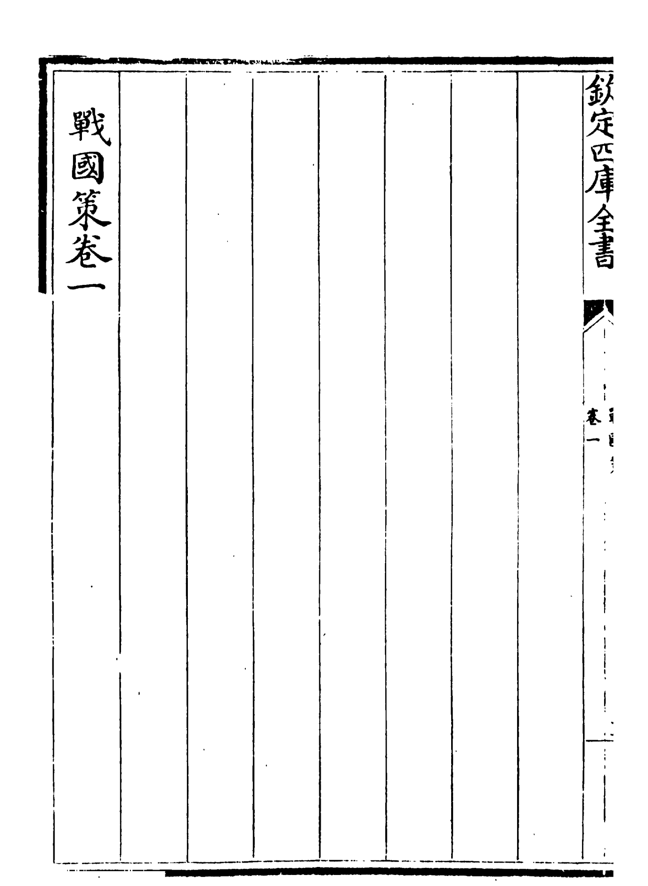
公重周重周以取秦也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是周常
不失重國之交也

昌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
西周大怒馮且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且使人
操金與書閒遺昌他書曰告昌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
成亟亡來亡來一本止一亡來字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
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
東周立殺昌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何也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西周之於王也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遽和東周

嚴氏為賊而陽豎曾一作堅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

是以遣之也



戰國策卷一